

撒彌做者論神無

巴爾扎克著 · 高名凱譯



無神論者做彌撒

高巴爾扎克著
高名凱譯

民智

出版
社

人間喜劇

撒彌做者論神無

量場之生活人私

巴爾扎克著・高名凱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三・上海

小 說

無神論者做彌撒

原著者 H. de Balzac

翻譯者 高 名 凱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

光藝印刷廠印刷

晉益裝訂所裝釘

*

書號 (514) [V I 20] 本書 102,300 字

一九五三年十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3000 冊

定價 5,4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內 容 提 要

這五篇小說都屬於「人間喜劇」的「私人生活之場景」。第一篇「無神論者做彌撒」敘述著名的無神論者德斯布蘭醫生青年時期如何受到一個窮苦鄰居的援助而得到成功。第二篇「棄婦」敘述一個養病的青年如何聽說有一個棄婦，就設法追逐她，和她同居九年，又因為利祿薰心，娶上另外一個富家女子，終於受到「棄婦」的斥責而自殺。第三篇「惡耗」敘述一個年輕人如何在旅途中遇到另一個赴約與情婦相會的青年，因為車子半路上發生事故，旅伴受傷身死，就懷着悲痛的心情替旅伴去給這個情婦報告這「惡耗」的故事。第四篇「石榴居」敘述一個聞名全歐洲的女人如何因為犯了人世的某種「罪過」而攜帶兩個孩子到石榴居來退隱，終於悲痛的死了。第五篇「錢包」敘述一個青年畫家和鄰居少女發生愛情之後，因為丟了錢包而起疑竇，幾乎生出風波。

目次

無神論者做彌撒.....	一
棄婦.....	三五
惡耗.....	八一
石榴居.....	一〇三
錢包.....	一三五

無
神
論
者
做
彌
撒

獻給

布爾志·奧古斯特

他的朋友

德·巴爾扎克

畢安倉大夫是發明生理學上一個重要理論的醫生，他雖然年紀還很輕，却已經在全歐洲的醫生們所敬重的醫學中心巴黎大學醫學院的名人裏佔有一個地位。他在研究內科之前久已實踐外科的工作。他的初期學習是受法蘭西一個最偉大的外科醫生著名的德斯布蘭的指導。德斯布蘭實在是科學界的一顆明星。他在敵人的願望之下，把一個不可傳授的醫術埋藏在墳墓裏。正如一切的天才似的，他也沒有承繼人；他帶走了一切的東西。外科醫生的光榮有點像演員的光榮，活着的時候，他們才有他們的存在，死了的時候，他們的才能也就不再爲人所欣賞了。演員和外科醫生跟偉大的歌詠家，施展音樂的力量而倍加出頭的精通音律的人一樣，都是一時的豪傑。德斯布蘭證明了這暫時的天才之間所有的共同之點。他的名聲昨天這樣的輝煌，今天却幾乎被人忘記了；這名聲只存在於他的專門學界裏，不能越出雷池一步。但是要一個學者的名聲從科學領域進入人類的一般歷史不是得有特殊的環境嗎？德斯布蘭是不是有這一種可以使一個人成爲世紀的發言人和世紀的代表人的豐富的一般知識呢？德斯布蘭有尖銳的目

光：他可以用一種學習得來或天生所有的直覺去透視病人和病症，讓他能夠診斷個人的特殊病況，決定在正確的時刻施行手術，留心特殊的氣候環境。這樣的跟自然界相伴而行，他是不是曾經研究過人類和大氣所包含的元素或大地供給人類而由人類吸收準備從中抽取特殊表達的元質之間的不斷的聯繫呢？他也有居維爾的天才所發明的演繹和類推的力量嗎？無論如何，這個人總算是皮肉的知己了，他從皮肉的現況裏，知道清楚它的過去和將來。但是，他也跟喜波克拉特，卡連，亞里斯多德一樣集一切的科學於一身嗎？他領導過整個的學派走向新的世界去嗎？沒有。如果我們不能夠對這人類化學的經常觀察家否認古代波斯教的科學（認識混合的原理，生命的原因，未生之前的生命，生命存在之前的一切準備），不幸得很，我們却得承認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個人的：個人主義使他的生活孤獨，個人主義殺害了他今天的光榮。他的墓上並沒有建立一個可以對後世述說他的天才讓他犧牲自己去尋找的神祕的威嚴的塑像。但是德斯布蘭的才能也許跟他的信仰有連帶的關係，結果也就成了他的致命傷。他認為地上的大空是一個乾燥的發動機；他以爲地球就像是殼裏的雞蛋似的，而不知道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他既不承認雞難，也不承認雞蛋。他既不相信人類之前的動物，也不相信人類之後的精神。德斯布蘭並沒有任何的懷疑，他肯定他的思想。他的無神論就像許多世上超等學者的無神論似的純潔率真。這些人都是無從說服的無神論者，正如宗教家不承認能夠有無神論者似的堅定的無神論者。這種意見在一個自幼慣於解

剖人體，用一切的儀器去發掘而找不到獨一的靈魂的人方面，實在是不足爲奇的。（獨一靈魂的存在是宗教家的必要理論。）他在人體裏認識了一個腦中樞，一個神經中樞和一個血氣中樞，前二者互相彌補得這樣的巧妙，晚年的時候他甚至於都確信聽覺並不是聽聞所必要的，視覺也不是察視所必要的，神經系統的錯綜就可以代替它們，而且確是如此，德斯布蘭發現人類有兩個靈魂，就據此去證實他的無神論，雖然他還沒有對上帝妄加判斷。人家說他跟許多天才一樣，不幸的死在最後的執迷不悟裏，雖然上帝能夠寬恕這些人。

這個偉人的生活有許多小器量的地方，依據想盡方法去消除他的光榮的敵人所用的字眼來說，但是我們還是拿外表的矛盾來說明它，比較的更爲得體。妒忌的人或幼稚的人並不認識超等人物的堅毅，他們就用表面上的矛盾來寫斷案，要人家暫時依據這斷案去批判。如果將來的成功褒賞了受攻擊的計劃，證明了預計和結果的關聯，先前的誹謗多少都還留存一部分。所以，現在的人還責難拿破崙到英吉利去招展他的鷹翼，我們得拿一八二二年^①去解釋一八〇四年和布崙的平底船^②。

在德斯布蘭身上，他的光榮和科學都是無從攻擊的，他的敵人們於是就批評他的脾氣和性格，然而他也有確賦有英吉利人所謂的這種 *Excentricity*（古怪）的性質。有的時候穿得跟悲劇詩人克禮比恩^③一樣的華麗，他却可以忽然間對服飾毫不在意。人家看見他忽而坐車，忽而步行。他一會兒粗暴，一忽

兒溫和，表面看來酸澀怪吝，然而却能夠給亡命的老師們送去他的財產，讓他們享用幾天，任何人也不能夠像他這樣的給人感應矛盾的批評。他雖然能幹，但却希望能夠得到醫生們不應當冀求的黑色綬帶，讓一本祈禱書在宮裏從他的口袋落在地下。您可以相信他是到處跟自己開玩笑的；他在人們所有的最嚴肅最卑鄙的行爲裏從頭到尾的觀察人們，驚訝的發現人們的真正表情之後，就對人們生有一種深刻的輕蔑的心情。一個偉人的性格往往是休戚相關的。如果這些巨人之中有一個佔有比聰明還要強大的能力的人，他也還要比一個讓人家簡單稱讚一聲『這個人有點聰明』的人更聰明。一切的天才都假定有個精神的觀點，這觀點能夠應用在某種專門學問上；但是看到花朵的人也應當看到太陽。聽一位被他治癒的外交家問：『皇上聖躬如何？』接着就回答說：『大人回來了，復元了！』的人，這種人絕不只是外科醫生或內科醫生，他同時也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所以，一位耐心注意的觀察家可以贊同德斯布蘭的過分野心，跟他自己似的相信他可以跟當外科醫生一樣勝任的當個偉大的大臣。

● 拿破崙以一八二一年卒。

● 拿破崙因與英吉利齟齬，是年建立布崙軍。

● Crébillon 是十八世紀法蘭西的悲劇詩人。

德斯布蘭的生活給同時的人供給許多噫謎。在這些噫謎之中，我們選了一個最有趣味的，因為這個謎可以在本篇故事的結局上給揭破出來，而用某些責難來對他報復。

德斯布蘭在醫院裏所有的生徒之中，畢安倉·霍拉斯可以說是他所喜歡的一個了。畢安倉·霍拉斯到市立醫院來實習之前，是個內科學學生，住在拉丁區有名的窮宿舍蕪格學舍裏。這位窮苦的年輕人在那裏感覺到極端貧困的打擊，這是一種可以使大天才從中彷彿鑽石似的純潔清廉的出來，鍊成經得起一切襲擊而不至於破損的堅強性格的冶爐。在他們的豪放情感的烈火薰陶之下，他們都學會一種最不能變易的廉潔，養成一種等待天才的奮鬥的習慣，用經常的工作去捆紮他們的錯誤的食欲。霍拉斯是一個正直的青年，他不能夠在名譽的問題上猶豫，一句話也不說的面對着事實，等着爲他的朋友把他的外衣寄藏在當舖裏，正如爲他們而貢獻他的時間，他的勤勞似的。總之，霍拉斯是個不考慮可以從送給人家的東西裏換回多少東西，確信可以從別人那裏收到比自己所貢獻的還要多的報答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朋友都對他有一種素樸的、無所忌憚的內心的尊敬，其中頗有幾個人都把他看成畏友。但是霍拉斯並沒有拿村學究的氣味去施展他的性格。他既不是清教徒，也不是喜歡訓誨別人的人，然而給人家勸告的時候，他却發誓他是好意的，遇有機會的時候，他也願意請人家吃一頓『大葷』。他是一個好伴侶，並不比胸甲騎兵更虛偽，他是圓滑而誠摯的，並不像一個水兵，因爲現今的水兵是狡猾的外交家。像一個

『無事不可對人言』的勇敢的青年似的，他都昂着頭，帶着快樂的思想走路。總之，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表達一切，而說霍拉斯是不只有一個奧勒斯特的一個畢拉德^①；現今的債權人就是古代夫利人的逼真圖像。他非常快樂的安貧，這種快樂也許就是偉大的勇敢成分。正如一切一無所有的人似的，他也沒有借過什麼債。他跟駱駝似的質樸，麋鹿似的機敏，他的思想和行爲都是十分堅毅的。自從著名的外科醫生證實了畢安倉·霍拉斯大夫的優劣點對朋友們都有益處的日子起，畢安倉就開始他的幸福生活。外科主任對一位青年另眼相看的時候，這位青年，正如人家所說的，就一帆風順了。德斯布蘭少不了帶畢安倉到富豪家裏去當他的助手，實習生的肚兜裏也就可以落下一些賞金，這位外省的青年也就可以在那裏不知不覺的看到許多巴黎生活的神秘。德斯布蘭看病的時候就把畢安倉留在他的診療室裏，給他幫忙，有的時候，他甚至於都派他去陪富裕的病人到海濱或湖沼區去養病。總之，他給他預先介紹主顧。結果，在相當時間之內，這個外科大王都有一個參謀。這兩個人，一個得到了光榮，到達了科學的最高峯，享有大富和盛名，一個是卑賤的徒弟，既沒有財產，也沒有名望，他們就成爲了知交。偉大的德斯布

① Oreste 和 Pyllade 都是神話裏的人物，兩個至好的朋友。前者因爲父親爲母親所毒害，特爲父復仇，與其妹共同殺死母親，爲夫利人所追趕，逃亡外地，卒成爲國王，將妹嫁給後者。

蘭對他的實習生說一切的話；實習生知道清楚某一位女人到底坐在老師附近的一張平常的椅子上或是坐在診病室裏德斯布蘭拿來睡覺的那一張著名的安樂椅上；畢安倉知道了這猛獅和雄牛似的癱性的秘密，這癱性終於格外的放大了這個偉人的胸脯，發展了他的心臟而使他喪命。他研究了這忙迫的生活的怪異成分，這卑鄙的慳吝的計劃，這學者心裏所隱藏的政客的希望；他預先看到等待這隻古銅色的心所隱埋的唯一情緒的失望。

有一天，畢安倉告訴德斯布蘭說有個聖約克區的窮苦水夫因為辛勞貧困生了一種可怕的病症；這個窮苦的烏微爾額人在一八二一年的嚴冬裏只吃馬鈴薯。德斯布蘭放下了他的一切病人。他冒着使他的馬勞瘁的危險，在畢安倉前面飛跑，到這個窮人家裏去，親身把他送進著名的杜布瓦在聖登尼斯鎮上所設立的療養院去。他照應這個人。使這個人恢復了健康的時候，他又給這窮人送一筆必要的款項，讓他購置一匹馬和一輛兩輪輕車。這個烏微爾額人的特點就是曾經做過一樁怪事。他的一位朋友病了，他就立刻帶他到德斯布蘭家裏來，對他的恩人說：

『要是他到別的地方去，我就受不了。』

無論德斯布蘭如何的鬱怒，他都拉着水夫的手，對他說：

『把他們都帶到我這裏來罷。』

於是，他就讓岡達爾的孩子進了市立醫院，給他最細心的看護。畢安倉已經好幾次注意到他的老師對烏微爾額人的偏愛，尤其是水夫，但是因為德斯布蘭對他在市立醫院的治療都有一種驕傲的神色，他的學生也就看不出有什麼特別奇怪的情形了。

有一天，畢安倉穿行聖胥爾比斯廣場的時候，看見他的老師早晨九點鐘走進禮拜堂。那時候的德斯布蘭從來也沒有不坐車而走一步路的，然而這一次却徒步躍進了朝着小獅街開的那扇門，好像走進一所令人可疑的房子似的。實習生自然而然的覺得奇怪，他知道老師的意見，他是一個標準的卡巴尼斯●信徒。畢安倉也躍進了聖胥爾比斯禮拜堂，不是不大驚愕的看見偉大的德斯布蘭，這個對那些不至於應用解剖刀，既不會生痔瘡，也不會生胃熱病的天使們毫不留情的無神論者，總之，這個大膽的嘲弄家謙卑的跪在地下，而且跪在什麼地方呢？……跪在聖母祈禱室之前，聽着彌撒，付了祭儀，捐了救濟窮人的錢，嚴肅的待在那裏，好像施行一次手術似的。

『他當然不是來研究聖母分娩的問題的，』畢安倉對自己說，他的驚異是無邊的。『要是我看見他在聖節日拉着聖堂天幃的繩索，這也只是讓人發笑罷了；但是，這鐘點，一個人，沒有別人，這其中實在叫

● Cabanis (1757—1808) 是法蘭西一個著名的醫生，他相信唯物主義。

人費解！」

畢安倉不願意顯得有偵探市立醫院的第一位外科醫生的神氣，他走了。偶然間，德斯布蘭當天晚上請他的門徒跟他到外邊飯館裏去吃晚飯。在吃梨和吃乾酪之間的時候，畢安倉用巧妙的佈置漸漸的談到做彌撒，認為這是滑稽的怪事。

『真是一樁怪事，』德斯布蘭說，『它使基督教流出比拿破崙的一切戰役，布魯色所抽的一切的血都還要多的血！彌撒是教皇發明的勾當，它的歷史也不會比第六世紀還要遠，這是依據「聖經」上所說的「這是我身體」一句話而發明的。爲着建立聖節得流下多少的血啊！羅馬的宮廷就是要用這制度來保證它在現實世事裏的勝利，這是擾亂教會達三世紀之久的一種分裂運動！杜魯斯伯爵和阿爾比慈人的戰爭也無非是這樁公案的尾聲。蕪德人和阿爾比慈人都拒絕承認這新的事情。』

總之，德斯布蘭快樂的施展無神論者的整個精神，這是一片福爾泰爾派的嘲弄，或說得更正確一點兒，引經據典的說客的可恨的胡言。

『喂！』畢安倉心裏說，『今天早上信徒哪兒去了呢？』

他默然不語，甚至於都懷疑到底自己是不是的確在聖膏爾比斯看見過他的老師。德斯布蘭態度自如的對畢安倉撒謊！他們倆互相認識得非常的清楚，他們已經在同樣嚴重的問題上交換過意見，討論過

自然界的系統，用無神論者的菜刀和解剖刀去探測考察過。三個月的時間過去了。畢安倉不再追究這樁事，雖然他已經把它銘刻在記憶裏。這一年，有一天，一個市立醫院的醫生當着畢安倉的臉，挽了德斯布蘭的手臂，好像要問他什麼似的。

『您到聖胥爾比斯去做什麼呀，老師？』他對他說。

『給一個膝上生骨疽的牧師瞧病去，這是安古蓮公爵夫人給我面子介紹的，』德斯布蘭說。

醫生對這口實表示滿意，但是畢安倉却不如此。

畢安倉決定要去探伺德斯布蘭，他記起前次驚異發覺他走進聖胥爾比斯的日子和鐘點，決定要在下一年的同一個日子，同一個時刻到那裏去看看他到底是不是還要在那裏使自己驚愕。果然如此的話，他的週期的虔誠就可以讓人進行一個科學的研討了，因為像他這樣一個人絕不能夠有言行矛盾的情形發生。次年同日同時，已經不是德斯布蘭的實習生的畢安倉看見這位外科醫生的兩輪輕馬車停留在杜爾農街和小獅街的角度裏，他的朋友就從那裏沿着聖胥爾比斯的牆邊走去，仍然走到這禮拜堂的聖母祭壇前面去聽彌撒。這的確是德斯布蘭！外科主任，私下的無神論者，偶然的信徒！偵探的思想混亂了。這種著名學者的經常行為使一切的問題都複雜化了。德斯布蘭走出教堂的時候，畢安倉就走近一個前來整理祈禱室的更衣室監守，問他這位先生是不是常來做彌撒的熟客。